

雲南通志卷之第二十九

藝文

大易垂象於坤爲文滇居西南坤之位也宜乎文明炳蔚矣乃太冲賦蜀都邛竹蒟醬咸紀滇產而著作之盛無聞豈風氣之開固自有待歟我

國家重熙累洽

聖祖仁皇帝削平僭逆文教誕敷

世宗憲皇帝垂念萬里邊方訓諭諄摯今

皇上卽位洪慈厚澤無遠勿屆

謨誥所頒煌煌乎儷日星而昭雲漢丕顯丕承於斯爲盛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一

一

宜恭冠藝文以爲裔土之光至於漢唐以還誥諭獻納之作紀時述事之章及

昭代公卿大臣之訐謨遠猷下逮文人學士之吟詠擇其有關治道人心風俗者各以類從編諸簡冊庶昔人所云幽思絢道德摛藻揆天庭者不獨在華陽錦水閒也志藝文

本朝

御製

聖祖仁皇帝

諭各省王貝勒大將軍將軍督撫提鎮等勅

康熙十七年

茲據大將軍簡親王等報稱逆賊吳三桂已經身死良
由三桂數年以來構兵倡亂荼毒生靈罪大惡極故天
命殛之當日准其遷移原欲保全安插始終寵眷不意
其包藏禍心輒行反叛背累朝豢養之恩逞一旦鴟張
之勢橫肆兇逆擾亂地方元兇既服天誅脅從宐施寬
典凡在賊中文武官員兵民人等皆朕赤子素受國家
恩養必非甘心從逆或心存忠義不能自拔或勢被迫
驅懷疑畏罪陷身逆黨朕甚憫焉其各體朕寬大好生
之心翻然悔悟爭先來歸朕必優加恩賚論功敘錄爾
等其卽宣布德意廣示招徠務使懷忠抱義之士順天

命以圖全審事機而建績撫綏戡定早奏蕩平以副朕
嘉與維新之意故勅

諭湖廣總督蔡毓榮勅

康熙十八年

自逆賊吳三桂背恩反叛遣發大兵各路征剿平定地
方撲滅賊寇湖南廣西福建等處以次恢復餘賊逃潰
盤據水陸險隘希圖抗拒如此殘寇雖無煩速剿不久
自當殄滅但朕軫念民生急於拯救令其得所故欲掃
除餘孽以靖地方今賊既敗遁負險不便專恃馬兵若
用綠旗步兵之力則滅賊甚爲有益况我綠旗官兵較
之賊甚強爾世受國家厚恩理宜戮力行閒立功邊陲

殫心爲國以圖報効爾當各率所屬綠旗官兵平定辰
沅恢復雲貴其遣發官兵幾路前進作何調度始能恢
復著詳議具奏如爾盡力報効克取辰沅恢復雲貴朕
必不拘成例從優加恩爾率官兵前進則滿洲大兵亦
卽相繼進剿接運糧餉不至匱乏此事關係重大著詳
加酌定具奏故勅

諭湖廣總督蔡毓榮第二勅

康熙十八年

茲以大兵進剿雲貴各路綠旗官兵必須專責一人總
轄調遣始克允濟特授爾爲綏遠將軍總轄常德武岡
等處所有各省調撥官兵及湖廣全省綠旗官兵聽爾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一

三

酌量調度前進底定地方總督董衛國周有德提督桑
格趙賴周卜世俱聽爾節制商酌而行一切平定雲貴
以及剿撫各項事宜惟爾專責至楚省見任文職官員
聽爾遴選賢能帶赴軍前調用如有能備芻糧克濟軍
機及官軍有能首先奪關冒險直入擊敗賊衆者爾卽
開列勞績具疏奏聞論功加等議敘如有臨陣運糧違
悞者副將知府以下各官卽以軍法從事其以上各官
指名飛章叅劾從重治罪水陸兵將不相習者爾卽具
奏酌行更調爾定期進取恢復地方將破賊事宜密行
知會廣西陝西等處王將軍提督等齊乘機會而行爾

須嚴督兵將相機前進力行勦除毋得遲延坐失時會
仍嚴加偵探毋致疎虞大兵一到抗拒不順者戮之有
先被賊脅從卽時迎降者俱免誅戮有能擒殺賊渠投
誠者分別陞賞須嚴禁兵將申明紀律經過地方毋得
騷擾百姓歸順良民加意撫恤爾膺茲重任宜摠忠竭
力籌畫周詳剿撫兼施早奏膚功以副朕簡擢至意欽
哉故諭

恢復雲南詔 康熙二十年

朕纘承丕緒統御寰區仰惟

天地眷佑之庥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一

四

祖宗付托之重

聖祖母太皇太后慈訓之殷蚤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兵革
寢息海隅乂安不意逆賊吳三桂負國深恩倡爲變亂
陰結奸黨同惡相援抗違詔令竊據疆土滇黔閩浙楚
蜀關隴兩粵豫章之間所在驛騷肆騁痛毒三桂僭稱
僞號逆焰彌滋負罪尤重朕恭行天討分命六師勦撫
竝施德威互濟或繫頸於闕下或駢戮於師中擒捕誅
鋤以次收服乃三桂旣膺神殛逆孫世璠猶復鳴張踞
六詔之一隅延殘喘以拒命朕惟賊患一日不除則民
生一日不靖策勵將士屢趣師期於是虎旅協心進逼

城下賊衆計窮勢蹙通款軍門約日獻城兇渠授首師克之日市肆不擾邊境晏如捷書既至上慰

郊

廟

社稷之靈下抒中外臣民之憤神人胥悅遐邇騰歡念自變亂以來軍民荼苦如在水火披堅執銳卒歲靡寧行齋居送千里相望被兵之地既罹於鋒刃供億之衆復困於征輸朕憫恤民艱不忍輒加額賦閒施權宐之令用濟征繕之需意在除殘事非獲已而身處宮寢之內塵懷閭閻之依中夜屢興盱食不暇怒焉思治八載於茲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一

五

今羣逆削平疆圉底定悉翦歷年之蝨賊永消異日之隱憂用是蕩滌繁苛維新庶政大沛寬和之澤冀臻熙皞之風所有事宜開列於後於戲體覆載好生之德秋肅必繼以春溫法帝王更化之模義正尤期於仁育誕告天下咸使聞知

恢復雲南恭晉

徽號詔

康熙二十年

朕惟帝王纘承鴻緒首重尊親顯號游加彝章具在矧式遏禍亂耆定厥功實稟誨育之恩應極尊崇之典比者逆賊吳三桂反叛煽動地方朕夙夜靡寧肆張天討

仰承

聖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太皇
太后

聖母仁憲恪順誠惠純淑皇太后懿訓次第翦滅克奏蕩平
上慰

宗廟之靈下拯生民之厄非藉

慈庇曷克臻茲用晉休稱載揚

盛德謹告

天地

宗廟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一

六

社稷於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率諸王貝勒文武羣

臣恭奉冊寶加上

聖祖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太皇

太后徽號曰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

后

聖母仁憲恪順誠惠純淑皇太后徽號曰

仁憲恪順誠惠純淑端禧皇太后禮既備於

兩宮澤宥敷於四海所有應行事宜開列於後於戲慶洽宮

闡聿展因心之孝恩覃中外丕昭錫類之仁布告天下

咸使聞知

訓飭士子文 康熙四十一年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朕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復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棧樸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敘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弟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一

七

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襍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矯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挾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奸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縱幸脫褫扑濫竊章縫反之於衷能無愧乎况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

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奸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覆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視爲具文玩愒勿傲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旣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不能爲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竝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追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尙敬聽之哉

山川考論

康熙五十八年

朕於地理從幼畱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務得其正故遣使臣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歸王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於後大概中國諸大水皆發

源西南大幹內外其源委可得而縷晰也黃河之源出西寧外枯爾坤山之東衆泉流出沮洳渙散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名敖敦他拉西番名蘇羅木譯言星宿海也是爲河源匯爲查靈鄂靈二湖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顏哈拉嶺七七勒哈納番名岷捏撮漢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乃褚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其流非源也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入至灌縣分數十岐至新津縣復合爲一東南流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一

九

至敘州府會金沙江今之金沙江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捏烏蘇流出烏捏烏蘇譯言乳牛山也其水名母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又東南流經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亦名麗江至永北府會打衝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交界至敘州府合岷江流經夔州府入湖廣境由荊州府至武昌府與漢江合漢江源出陝西寧羌州北蟠冢山名漾水東流至南鄭縣爲漢水入湖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此諸水在東南大幹之內故源發於西番委入於中國也瀾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喀木之格爾玃欒噶兒山名欒褚河一

源於喀木之齊魯肯他拉名敖母褚河二水會於叉木多廟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雲南境爲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宜撫司名九龍江流入緬國瀾滄之西爲哈拉烏蘇卽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腦兒流出東南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爲怒江入雲南大塘隘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潞江之西爲龍川江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南流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爲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此諸水在東南大幹之外故皆流入南海也又雲南邊境有檳榔江者其源發自阿里之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一

十

岡底斯東打母朱喀巴珀山譯言馬口也有泉流出爲牙母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危地過口噶公噶兒城傍合噶兒詔母倫江之南流經公布部落地入雲南古勇州爲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干喀巴珀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品母達賴腦兒又流入郎噶腦兒兩湖之水西流至桑納地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珀譯言獅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納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與岡底斯西馬珀家喀巴珀山所出之水會馬珀家喀巴珀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

蘇母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厄納忒克國爲岡噶
母倫江卽佛家所謂恒河也佛國紀載魏法顯順恒河
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卽此水矣梵書言四大
水出於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今考之意卽岡底
斯是唐古忒稱岡底斯者猶言衆山水之根與釋典之
言相合岡底斯之前有二湖連接土人相傳爲西王母
瑤池意卽阿耨達池也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
納忒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舍
是乃眞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海中爲善財第二十
八叅觀音菩薩說法處一在圖白特今番名布達拉山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一

十一

也亦爲觀音化現之地釋氏之書本自西域故於彼地
山川頗可引爲據也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注以三
危爲山名而不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
國之三省也打箭爐之西南達賴喇嘛所屬拉李城之
東南爲喀木地達賴喇嘛所屬爲危地班禪呼圖克圖
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
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至於諸番名號雖
與史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圖白特卽唐之突厥
唐太宗時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於廟今番人名詔
詔者譯言如來也其地猶有唐時中國載去佛像明成

化中烏斯藏大寶法王來朝辭歸時以半駕鹵簿送之遣內監護行內監至四川邊境卽不能前進而返畱其儀仗於佛廟至今往來之人多有見之此載於明實錄者爾等將山川地名詳細改正具奏

世宗憲皇帝

聖諭廣訓序

雍正二年

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此皆以敦本崇實之道爲牖民覺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厚焉我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普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六十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一

十一

年來宵衣旰食祇期溥海內外興仁講讓革薄從忠共成親遜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

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名教之際以至於耕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私鉅細凡民情之所習皆

睿慮之所周視爾編氓誠如赤子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萬世守之莫能易也朕纘承大統臨御兆人以

聖祖之心爲心以

聖祖之政爲政夙夜黽勉率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久

而或怠用申誥誠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旁徵遠引往復周詳意取顯明語多直樸無非奉先志以啓後人使羣黎百姓家喻而戶曉也願爾兵民人等仰體

聖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視爲條教號令之虛文共勉爲謹身節用之庶人盡除夫浮薄囂凌之陋習則風俗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樂觀其成爾後嗣子孫竝受其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理豈或爽哉

朋黨論 雍正二年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一

三

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爲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乃有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惡以至於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爲之害也夫人君之好惡惟求其至公而已矣凡用舍進退孰不以其爲賢而進之以其爲不賢而退之惟或恐其所見之未盡當也故虛其心以博稽衆論然必衆論盡歸於至正而人君從之方合於大公若朋黨之徒挾偏私以惑主聽而人君或誤用之則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爲至私之事矣孟子論國君之進賢退不

肖既合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而必加察焉以親見其賢否之實洪範稽疑以謀及乃心者求卿士庶民之從而皇極敷言必戒其好惡偏黨以歸於王道之蕩平正直若是乎人君之不自用而必欲盡化天下之偏私以成大同也人臣乃敢溺私心樹朋黨各徇其好惡以爲是非至使人君懲偏聽之生奸謂反不如獨見之公也朋黨之罪可勝誅乎哉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年用人行政邁越千古帝王而大小臣僚未能盡矢公忠往往要朋結黨

聖祖戒飭再三未能盡改朕卽位以來屢加申飭而此風尙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一

十四

存彼不顧好惡之公而徇其私暱牢不可破上用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汲引者也於是乎遠之若浼曰吾避嫌也不附勢也爭懷妬心交騰謗口以媒孽之必欲去之而後快上去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中傷者也親暱者爲之惋惜疎遠者亦慰藉稱屈卽素有嫌隙者至此反致其殷勤欲借以釋憾而修好求一人責其改過自新者無有也於是乎其人亦不復自知其過惡而愈以滋其怨上之心是朝廷之賞罰黜陟不足爲重輕而轉以黨人之咨嗟嘆息爲榮以黨人之指摘詆訾爲辱亂天下之公是公非作好惡以陰撓人主予奪

之柄朋黨之爲害一至是哉且使人主之好惡而果有未公則何不面折廷諍而爲是陽奉陰違以遂其植黨營私之計也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當時君臣告語望其匡弼而以面從後言爲戒夫是故一堂之上都兪吁咈用能賡歌颺拜以成太和之運朕無日不延見羣臣造膝陳詞何事不可盡達顧乃默無獻替而狡獪叵測蓄私見以肆爲後言事君之義當如是乎古純臣之事君也必期致吾君於堯舜而人君亦當以堯舜自待其身豈惟當以堯舜待其身亦當以臯夔稷契待其臣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吾君不能謂之賊夫以吾君不能而謂之賊則爲君者以吾臣不能亦當謂之忍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苟不以唐虞君臣相期待而區區做法僅在漢唐以下是烏能廓然盡去其私心而悉合乎大公至正之則哉宋歐陽修朋黨論創爲邪說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夫罔上行私安得爲道修之所謂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論而小人之爲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濟其同利之實朕以爲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且如修之論將始終其黨者則爲君子解散而不終於黨者反爲小人朋黨之風至於流極而不可挽實修階之厲也設修在今日

而爲此論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大抵文人掉弄筆舌但求騁其才辯每至害理傷道而不恤惟六經語孟及宋五子傳註可奉爲典要論語謂君子不黨在易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朱子謂上承九五下無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大善而吉然則君子之必無朋黨而朋黨之必貴解散以求元吉聖人之垂訓亦旣明且切矣夫朋友亦五倫之一朋黨不可有而朋友之道不可無然惟草茅伏處之時恒資其講習以相欬助今旣登朝涖官則君臣爲公義而朋友爲私情人臣當以公滅私豈得稍顧私情而違公義且卽以君親之竝重而

出身事主則以其身致之於君而尚不能爲父母有况朋友乎况可借口於朋以怙其黨乎朕自四十五年來一切情僞無不洞矚今臨御之後思移風易俗躋斯世於熙皞之盛故兼聽竝觀周諏博採以詳悉世務且熟察風俗之變易與否而無知小人輒議朕爲煩苛瑣細有云人君不當親庶務者信若斯言則臯陶之陳謨何以云一日二日萬幾孔子之贊舜何以云好問好察此皆朋黨之錮習未去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以自便其好惡之私焉耳朕在藩邸時坦易光明不樹私恩小惠與滿漢臣工素無交與有欲往來門下者嚴加

拒絕

聖祖鑒朕居心行事公正無私故令纘承大統今之好爲朋黨者不過冀其攀援扶植緩急可恃而不知其無益也徒自逆天悖義以陷於誅絕之罪亦甚可憫矣朕願滿漢文武大小諸臣合爲一心共結忠悃與君同其好惡之公恪遵大易論語之明訓而盡去其朋比黨援之積習庶肅然有以凜尊卑之分歡然有以洽上下之情虞廷賡歌颺拜明良喜起之休風豈不再見於今日哉

雍正二年五月

上諭四川陝西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督撫提鎮朕聞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藝文一

七

各處土司鮮知法紀所屬土民每年科派較之有司徵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馬牛奪其子女生殺任情土民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莫非朕之赤子天下共享樂利而土民獨受向隅朕心深爲不忍然土司之敢於恣肆者大率皆漢奸爲之撥制或緣事犯法避罪藏身或積惡生奸依勢橫行此輩粗知文義爲之主文辦事教之爲非無所不至誠可痛恨嗣後督撫提鎮宜嚴飭所屬土司愛恤土民毋得視爲魚肉毋得濫行科派如申飭之後不改前非一有事犯土司叅革從重究擬漢奸立置重典勿姑容寬縱以負朕子惠元元遐邇一